

玉锁芳华

下冊

今朝醉

◎著

第一輯 今朝醉
第二輯 今朝醉
第三輯 今朝醉
第四輯 今朝醉
第五輯 今朝醉
第六輯 今朝醉
第七輯 今朝醉
第八輯 今朝醉
第九輯 今朝醉
第十輯 今朝醉

玉鎖芳華

下冊

今朝醉
著

第一花好 不若心叶恨無情
第二花好 不若梅蕊含清
第三花好 不若梨花人自來
第四花好 不若梨花人自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锁芳华·下/今朝醉著. - 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3. 6
ISBN 978-7-5601-9934-4

I. ①玉… II. ①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9213号

责任编辑: 陈颂琴

责任校对: 刘 佳

策 划: 澄小说工作室

玉锁芳华·下

今朝醉 著

出版社: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(13002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发行电话: 0431-89580026/28/2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字 数: 425千字

印 张: 30

印 数: 6000册

版 次: 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9934-4

定 价: 52.00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退换

第三十三章 与天斗一回

谢醉桥纵马往庙街而去，初秋微凉的夜风扑过他的面庞，却拂不去他心中那躁动的念头。

尽管他觉得这想法太过牵强，简直匪夷所思，但那淡薄，却又清晰得仿佛渗进他记忆里的味道，却令他不得不这么想。

许是凑巧呢？他不敢确定，只是越是细细回想过往关于“她”的一点点，他心中的疑窦就越来越深。

从前他虽也对胡半仙背后之人感到好奇，但知晓那人并不想露面，也就无追根究底的念头，更未多问，现在却不一样，因为与她有关，所以他必须要弄个清楚。

胡半仙早已闭门而歇，忽听拍门声响起，出去见是谢醉桥，惊讶之余急忙迎他进去，因不晓得他意欲何为，忍不住频频拿眼觑他。

“昨夜那送信人是如何过来的，你给我再仔细说一遍。”谢醉桥径自问道。

胡半仙见他是问这个，松了口气，仔细回想后道：“昨日深夜，小的听到外头有动静才开门出去，见有人立在门外，身形瞧着和过去的送信人有些像，认了出来。

“小的怕惊动左邻右舍，想将他请进来，他却不肯，只递给我那封信，叫我今日去找公子，且须说是自己卜卦所得。”

“那人样貌如何？”

“个头有公子这般高，身形还要粗壮些，头上戴了顶帽子，因天黑，我家门口也没挂灯笼，因此看不清他的脸，若凭声音，听来应和公子差不多年岁。”

谢醉桥盯着他，慢慢问道：“你再想想，那人可还有别的特征，比如说话时，有无口吃？”

胡半仙皱眉仔细想了想，“那人说话惜字如金，前两回没听出异样，昨夜说话却比从前多，道要小的今夜才能去给公子送信，如今公子这么一提，倒确实觉得他说话时有些结巴不畅。”忽又咦了一声，怪异道：“公子如何晓得这个？”

谢醉桥不理他的狐疑，心中只有震撼，忽地站起来，也不管身后胡半仙的诧异目光，大步而出。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那送信人十之八九就是柳向阳了。

而指点胡半仙的背后高人，竟真的是她！

难怪当年在白鹿斋初遇时，她定要带了郎中与药上山，仿佛知道江夔会受伤，后来果真如此。倘若这么看来，早先正德皇帝下江州前，她火烧望山楼，又绘制了那画册，想来也是因为某种她所预见，却不足为外人道的缘由？

一个养于闺中的年幼女孩，何以会有这样一双慧眼，能看破那玄乎奇妙的无常世事？她曾借胡半仙之口，使江州免于洪灾，如今又假托胡半仙送信，是她又料到自己的将来吗？

他往荣荫堂的方向飞骑而去，甚至感觉到体内血管中的血液汩汩流涌时，带给他的撞击之感，他现在只想立刻见到她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宣泄他心中充盈，让他热血沸腾的兴奋。

远远看见荣荫堂大门前，在夜色中散放光亮的两排大红灯笼，他忽然犹豫了，慢慢放松缰绳，缓住了马匹的速度。

这么晚了，他能用什么借口，堂而皇之地去见她？

他若真想闯进，荣荫堂的高墙自然挡不住他，但贸然夜闯香闺，就算见到了她，他又该说什么？

她必定是不欲让人知晓，才利用胡半仙代她开口，倘若晓得自己竟识破了她的秘密，会不会反倒惹得她不安，甚至是不快？

他虽盼望知晓关于她那神秘的一切，却更盼望是有一天，他认为他是足以信赖、倚靠的人，才开口相告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自己毫无理由地闯进去相问。

若是她不愿相告，或是一口否认，到时他又该如何？

就算她还爱不爱他，但至少在她心中，自己也是占了一席之地的，否则她何以要费心思地假托胡半仙来给他警示？如今自己若莽撞行事，揭开这一切，会不会操

之过急，万一她因此结下心结，他们是否反倒从此成了陌路之人？

谢醉桥停在荣荫堂西北角的围墙外，他知道她的闺阁漪绿楼就在这方向，翻墙过去应该没多远就到了，但他却只能止步于此。

他举头望了眼矗立的墙头，借着夜空中的月光，墙头覆着的片片纹瓦清晰可辨，肃默片刻，终是掉转马头而去。

待他回到南门谢府已是深夜了，大约是等不到他，谢静竹已先行回房睡了。

这一夜他几乎没怎么睡，一闭上眼就是明瑜的身影，第二日早早起身，辰时初，诸多事宜都已备妥，又到书房向谢如春拜别。

出发之际，见谢静竹还没出来，他过去催她动身，见她一身出行的利落装扮，身边几个丫头来来去去地搬着要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物件。

“哥哥，昨夜等不到你回来，我便先睡了，还有个事没跟你提。”谢静竹笑道：“阮姐姐前日来看我时，说她外祖晓得你要离去，带了件东西给你，托我转交。”话说着，已是从一堆栈好的小箱笼间，抽出了个半尺见方的小匣子，递到他面前，“不晓得江老太爷带了什么东西给哥哥？”

谢醉桥接过来，打开匣盖瞟了一眼，便笑了起来。

里面赫然是当年外祖父安在松托他带给江夔的苍错竹根雕壶，这几年里安在松提起这桩旧事，每每长吁短叹愤慨不已，想来是江老太爷晓得他这趟回去，便不太会再回来，才肯将东西物归原主？

“哥哥，这是什么？”谢静竹瞧见了，好奇问道。

“说起来还是桩旧事，这东西本是咱们外祖的……”

谢醉桥笑着向她解释，正欲合上盖子，忽然看见壶身下露出一块帕子的一角，瞧着有些眼熟，再一看就认了出来，那分明是自己那日用来包玉环的红绫，心中咯噔一跳，已是闭口不语。

“哥哥？”谢静竹见他脸色忽变，眼睛定定盯着那匣子，不明所以地试探叫了一声。

谢醉桥回过神，啪一声合上盖子，转身便走。

她竟然将他赠的玉环送了回来，虽未留只字片语，拒他之意已是不言而喻。

他想起那静静躺在红绫上的莹碧玉环，心似忽然被掏空，有种惶惶无依的感觉。

若是在昨夜前，他恐怕会以为她是对自己厌恶至极，才这般相拒，而他即使再不舍，也只能默默收拾心情离去，但是现在，既知晓她是有不可告人的顾虑，他忽然有了新的想法。

双喜一忧，她说他回京后的第一喜，便是京中的“天配姻缘”，莫非她是早知道了这一事，深信她不是自己的命定良配，而将玉环退回？

他不管她是如何晓得这些未知的后事，但与自己有关的事，他绝不会坐等天命。

天命并非不可改，她既能令江州幸免于洪水，那么他也一定要让她知道，就算老天真如她所言，给他在京中安排了一桩所谓“命定”的姻缘，他如今既倾心于她，就是斗，也要斗上一回。

他沉思片刻，本来瞬间变得寒凉的心，又渐渐恢复了热度。

“少爷，夫人叫我来告知，去大埠头的马车已经在门外等着了。”一个下人进来唤道。

“叫马车再等片刻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事未办。”他随口应了句，旋即起身而去。

他已决定了，立即过去阮家，向她父亲禀明自己对她的心迹，再约定数月内必定携媒再来求亲，想来不会遭到拒绝。

快刀方可斩乱麻，如今只有先将她定下了，他才可安心回京。

柳胜河听闻门房来报，道将军府的谢公子过来求见老爷，急忙整了衣冠出来相迎，作揖歉然道：“实在不巧，前日我家中收到老夫人娘家来的信，道舅老太爷病重，老夫人心急，只自个儿已年迈去不了，就由老爷赶过去探望，昨日一早就动身了。”

事出意外，谢醉桥一怔，只得问道：“请问令舅老太爷家可在附近？”

“远着呢，老夫人娘家在北地的建州，离京城约是两三天的路程。”

他迟疑了下，终是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你家大小姐可还在家？”

“表老爷来信说，舅老太爷想见我家小少爷，大小姐就一道去了，路上好照拂小少爷，如今府中只剩夫人，公子随我进来稍坐用茶，我立刻打发人去请夫人出来叙话。”

柳胜河说罢，就要吩咐一边的小厮去找江氏，被谢醉桥拦住了，“阮老爷既不在，我便告辞了，烦请管事代我向夫人问好。”

谢醉桥压下心中泛出的苦涩，笑着转身而去。

好在她也是往北，不过差一天的路程，若是有缘，说不定就能赶上了。

阮老夫人的娘家姓高，在建州余县，离金京不过几日路程，亦是行商之家。

她娘家如今就剩这一个亲兄弟，虽因相距遥远，这些年不大见面，但逢年过节时的各样往来却一样也没少过，前日收到信，晓得这兄弟竟病入膏肓，大是悲恸，立时嚷着要过去探望，被阮洪天好说歹说劝住了。

既然家书中提到，高舅公想见见小外甥孙，阮洪天自然也将安墨带上，因为此番北上，最少也要几个月的光景，江氏若一起去，偌大的荣荫堂将无掌家之人，故而她得留在家中。

前世里这一回明瑜并没跟去，她记得这位舅公终究没挨过去，而父亲带着弟弟北上后，因留下一道料理丧事，一直拖了将近三个月才回江南。

在这期间，因为安墨不习惯北地的气候饮食，随同的丫头嬷嬷又没照料好，过去没多久就生病了，等回来时，一张脸黄瘦了许多，故而此次，她主动说要一道跟去，为的就是要照看好弟弟。

她这些日子里一直左思右想，终是决定不改初衷。

谢醉桥固然极好，错过他，她这一世或许再也遇不到这样好的人，但她若默许了他的追求，将可以预见无论是他还是自己，未来的路必定都不会好走。

重活一世，得遇良人，这不是她最想要的，她只想平平顺顺、无波无澜，最后既这样想定，再留下他所赠的玉环自然不妥，故而等到他们兄妹即将离去前，借着去与谢静竹道别的机会，将那玉环用绫帕裹好，放在竹根雕壶的下面，因她对谢静竹说是外祖要送谢醉桥的礼，也就不担心她私下会开盒查看里面到底是何物。

之后，她又叫柳向阳再次传信给胡半仙，要他转答给谢醉桥那些话。

以胡半仙如今的名声，他不得不信，既然玉佩已经归还，得知被自己拒绝了，又晓得命定姻缘是在京中，还得知了那件攸关性命的大事，想来谢醉桥该会把心思转移，不会再执著于她了。

她自觉算计得周到，哪里知道胡半仙早在谢醉桥面前泄了底，更万万没想到，那一张沾染了薄荷香气的信会出卖了她。

阮家一条大船在前，后面跟艘随行船，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一路北上，行程还算顺利。

大船分三层舱，明瑜带着安墨住在舒适的上舱，中层是春莺等人所住，舱底前面是厨娘做饭烧水之处，后面放置了茶叶和江南织锦等货物，既是顺道带到北边商铺也正好压舱，至于随行那艘船则是柳向阳等人所乘。

日日行在水上，前几日的新鲜劲头过去后，莫说安墨，明瑜也渐渐觉得不耐烦。

行了将近一个月，这日傍晚时分，船只终于靠岸停在埠头，阮洪天下舱，说

是已到了建州境内，晚上停靠一宿，明早出发到几十里外的大镇阜阳，那里有阮家的商铺。

抵达那里后，把随船运来的茶叶等货物卸下，上岸改坐马车，再一日就到余县的高舅公府上了，听闻此言，安墨极是欢喜，连明瑜也松了口气。

因靠近金京，运河上来往船只极多，夜间航行不便，因而今夜停留的埠头边停满了大小各色船只，阮洪天心疼儿女，上岸想寻间舒适些的客栈住下，岂知绕了一圈，见这个小地方最好的客栈看起来也挺邈邈，丝毫不比上自家的船舒适，只好作罢。

明瑜带着安墨在春鸾、柳向阳等人的随同下，上岸到附近走了几圈，权当活动下筋骨，天黑时就上船歇息。

夜半时分，明瑜忽然梦醒，睁开了眼，借着船头上挂着，从舷窗透进的微弱灯笼光，看了看安墨，他正躺在与她隔了道矮屏的榻上睡得正香，小小的身子蜷着一动不动，被子却被踢到脚边。

她起身替他盖好被子，重新躺回榻上，此时四下俱静，只有偶尔听到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，但她却睡不着。

人生的路一步步改变，她记得前世的这个时候，父母已经知道自己对裴泰之的心意，正用尽办法通过谢夫人努力与侯府攀关系，如今那一切早成过往烟云，只在这样寂静的夜阑时分想起，却还是令她倍感耻辱之痛，为自己当年的盲目和任性。

总有一天，她会彻底放下过往的，她闭上眼睛，眼前浮现出了另一张年轻而爽朗的面容。

他应也是意气风发的，他出身世家，少年时就以箭技名扬京城，玉勒雕鞍，剑啸风流，但在她的面前，他从来都是温文而多情的……

可惜吗？

不可惜，他不是她的良人，这白白多活的一世，她只求一家和好，平安终老，如此就是上天对她最大的恩赏了，再妄想别的，怕要折了福寿。

她长长吁了一口气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吐尽深埋在心底那种无法言喻的郁结。

耳畔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水声，感到船身略微摇晃了下，她睁开眼再次起身，推开舷窗往外望去，见明月之下河面水光潋潋，船头上悬挂的灯笼随着夜风左右飘荡，值守的人正靠在灯柱边似睡非睡，想来方才应是风过惹出的动静，便闭紧舷窗又躺下，这回终于一觉到天亮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阮家的两艘船起锚继续北上。

待明瑜洗漱完毕，春莺和一个小丫头送了早点过来，笑道：“方才去取早饭时，那余嬷嬷唠叨个不停，道昨夜剩下的饼竟少了两张，定是守夜的小厮偷吃，非要去问个究竟，被我给拦住了，不就丁点大的事，何至于吵嚷得要叫老爷都知道。”

余嬷嬷是在船上做饭的，手艺不错，话却多了些，明瑜听罢，也是笑着随口应几句，并未放在心上。

因渐渐靠近大镇，两岸的人烟越盛，加上安墨晓得今日要离船上岸，很是兴奋，整个早上都趴在窗边往外张望，明瑜一直陪在他身侧。

到了中午时分，快接近阜阳时，前头的船速忽然慢了下来，渐渐停了，阮家的船也是受阻，被夹在中间。

明瑜向外望去，见两岸竟多了许多官兵，三五步一个分列而立，一个个执刀握戟，神色肃穆，路上的行人纷纷避开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心中有些不安，于是将安墨从窗边带离，吩咐小丫头盯着他不许乱跑，自己去寻父亲问个究竟。

阮洪天也是刚刚才从前头一艘船的人那里听得消息，原来是前面水闸口被官兵封住了，他们正在一一检搜北上入闸的船只，这才停顿下来。

“爹可晓得到底为何要检搜？”

“具体也不大清楚，只听说是在捉拿一个朝廷要犯，才会一一搜船。”

阮洪天想了下，皱眉道：“听说船上无论男女老幼，都得出来到船头受检，你陪着墨儿在此就好，外面有爹照着。”

明瑜晓得碰到这种事，自己确实帮不上什么忙，出不了力气，只求莫添乱便是，点了下头，便默默回到舱房，安墨仿佛也晓得外面的气氛紧张，一反常态，乖乖地坐在她身边一动不动。

第三十四章 船上的恶匪

前面的船只一一被顺利放行，轮到阮家当先的大船，那负责此闸口搜检的头领是个校尉，姓王，命船靠近了，见阮洪天立于船头便道：“搜查朝廷要犯！叫船上的人都出来，我的兄弟要上去搜检。”

阮洪天走南闯北，这般的阵仗早经历无数，也不慌张，只是上前一步，指着早已都立在船头的一众随行笑道：“官爷公务要紧，我自晓得，这大船和后面船上

的人都已在此，唯独我家小女、幼子因胆小，尚留在舱中，官爷上船随意搜检便是，只盼莫要惊扰了他们。”一边说着，已是往他手中顺势塞了一张银票。

这世上没有不贪腥的猫，更没有不沾荤的官道中人，越是低层的官吏，越手无遮拦，阮洪天深谙其中道理，不想让女儿露于人前，自然拿银钱开道。

只是他本以为王校尉会顺势接过银票，不想对方却连看都不看，一张脸反而沉下来道：“我奉裴大人之命，在此搜检朝廷重犯，你是何人，竟敢公然行贿？我瞧你这船不小，都装了什么，莫说藏一个钦犯，就是十个也容得下了，快快让开，休得闲话，再啰唆就治你一个阻挠公务之罪。”

阮洪天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不给面子的小吏，见他一挥手，十来个如狼似虎的兵丁便涌上船，心中一动，试探道：“敢问这位裴大人，可是靖勇侯府名为泰之的那位？”

王校尉一怔，上下扫了眼阮洪天，见他虽是平民打扮，气度倒也不凡，口气略微和缓，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阮洪天忙道：“江南江州荣荫堂，不知官爷可听说过？在下正是荣荫堂阮家的阮洪天，数年前皇上南下时正是驻蹕于我家，我与裴大人也有过数面之缘。”

这位王校尉当年是裴泰之手下的一名亲兵，曾随他南下江州，自然晓得荣荫堂，此时听阮洪天这么说，又仔细看他一眼，终于有了些印象，认出他来，脸色这才缓和，露出笑意抱拳道：“原来是阮老爷，方才多有得罪了，还望见谅。”

阮洪天见他一改态度，也是松了口气，笑答，“晓得官爷在执行公务，我自然不敢不从，两船所有人都在此处，唯独我家一双儿女还留在上舱中，因平日娇养惯了，未见过世面，有些胆小……”

“好说，既是江南阮家的船，想来也不会有问题，过去便是。”王校尉手又一挥，已是大声命人退下。

方才上船搜检的兵丁闻声都纷纷出来，阮洪天欢喜，连忙道谢，正要再把方才的银票塞过去，忽听船尾有声音大声嚷道：“王大人，船舷侧发现有血迹，瞧着可疑，搜还是不搜？”

阮洪天大吃一惊，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见那王校尉脸色一变，转眼跳上了船，大步往船尾而去。

他定了定心神，急忙跟上去，果然看见船尾一侧的船舷上，有几滴淋漓血迹，血色虽有些淡，却也能一眼辨认出来。

“阮老爷，我从京中出来，追踪要犯一直到此，昨夜伤了那要犯，却不慎被他负伤而逃，你船上这血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王校尉扭头看着阮洪天，喝道。

阮洪天一时虽也摸不清头绪，只心中坦荡，也不是很惊慌，正要解释，却见他已是亲自带人下去舱底搜查，只得跟下去。

舱底满是茶叶筐篓和布匹织锦，原本都堆栈得整整齐齐，此时下去一看，却是见角落里几个茶叶筐篓倾覆在地，拿灯凑近照了一下，甲板上赫然又见一摊血迹，边上还丢了半张吃剩的饼。

饶是阮洪天再镇定，此时也大惊失色，只得任由众兵丁在舱底翻找一通，弄得货物乱七八糟。

待寻了一圈，并未见到任何人，他刚呼出一口气，却听王校尉下令搜检全船，每个舱房都不许放过，他原本不想让儿女受到惊扰，万没想到如今情势竟会急转直下，哪里还敢多言，只好随着众兵丁又上去，一间间带着搜过去。

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一阵嘈杂呼喝声，王校尉已是飞奔上甲板，阮洪天也急忙出去，待站定一看，却差点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都飞了，自己的女儿竟被一个满面须髯的大汉用刀挟持着，站在舱房的窗口一侧，那大汉一身血污，面目狰狞，气势汹汹，好不吓人。

那大汉目露凶光，放声怪笑起来，“我晓得裴泰之命你们活抓我，但老子既干了那等事，早就把脑袋提在裤腰带上了，今日我若逃不过，便是死，也要带上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道，好让我在阴间也有个伴！”

明瑜感觉到架在脖颈侧的刀锋，强忍住心中的恐惧，身子却已是微微颤抖。

方才舱房中只剩下她与安墨，她隐约听见船尾起了喧哗，有些不放心，就到舱房门口，想靠得近些听仔细，却看见一个满身血污的凶汉手执刀具，正慌慌张张往自己的方向冲过来。

转念之间，她迅速飞奔而回，刚将安墨推进床底，命他不许出声，舱门便被推开，那凶汉已是闯了进来，

他看见明瑜，立即一把抓住她，并用刀抵着她的脖子，将她推到舷窗边。

明瑜惊恐万分，不懂自家的船上何以会有一个歹徒？

她突然想起昨夜里听到的水声和动静，还有今早厨娘埋怨丢失大饼的事，心中已是明白过来，知道必定是这人昨夜偷偷潜上船，藏身在舱中的货物堆，原本大约是想借此避过官兵的追捕，没想到官兵拦船彻底搜查，自知逃不过才狗急跳墙，抓了自己为要挟。

眼下她倒是庆幸被捉的是自己，而不是弟弟安墨，只盼躲在床下的他千万要忍住，不要被这凶徒发觉才好。

“王大人，我女儿在他手上，千万不要伤了我女儿！”阮洪天心急如焚，慌

忙朝那王校尉连声央求，声音已是发颤。

王校尉略微踌躇，他并非冷酷无情之人，这阮家女儿看起来娇弱，自己若是命人一拥而上，只怕她当场就要血溅三尺了，只是若就这样放过那已经追捕数日的朝廷要犯，却又是绝无可能之事，被裴大人晓得，自己就要提头谢罪了。

“裴大人来了！”

正僵持着，忽然听见岸上有声音疾呼，随即是一阵马蹄声，远远地便看见几骑人马飞奔而来，当先一人形容严峻，锦袍翻飞，正是此次受命追捕要犯的裴泰之。

“怎么回事！”裴泰之转眼来到岸边，勒马喝道。

王校尉心中一松，急忙迎上去，飞快把情况道了一遍。

阮洪天早认出裴泰之，再也顾不得许多，如今唯有希望他还能顾念数年前，自己答应让他带走顾选的一点旧交情，今日莫要将那凶徒逼得太过，伤了女儿。

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上岸，立即伏地跪下求道：“裴大人！在下是江州荣荫堂的阮洪天，求大人看在数年前与阮某有几面之缘的份上，顾念我女儿的性命！”

裴泰之看见飞奔而来的阮洪天，略微一怔，已是认出他来，当即翻身下马，上前将他扶起来。

“裴大人，我此行是要去余县，本来今日就能到阜阳，却不晓得那犯人何以会潜上我家的大船，如今更捉了我女儿为质，若是逼得他急了，我怕女儿要遭不测，求裴大人多加怜悯！”

阮洪天极疼爱明瑜，此刻见她被人挟持，遭受危险，说是犹如心肝被人摘去也不为过，说话时，声音不停哽咽颤抖。

明瑜战战兢兢，那凶汉显然是个亡命之徒，这样的场景，她从前何曾想到过？自然不敢乱动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竟看见裴泰之出现，父亲上前跪拜被他扶起，又朝他急急地说着什么。

接着见他转头望过来，两人一下四目相对，正午烈日映照下，见他微微眯了下眼，并辨不清是什么神色，她的手心和后背已是湿透。

前世十六岁嫁给他，到二十岁香消玉殒，四年的时间，再加上这一世多活的几年，裴泰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明瑜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是不清楚。

这般情势之下，他可会顾念数年前的情分，为她的安危考虑吗？

她真的不敢肯定，只是睁大了眼直直地望着他，等着他接下来的决定。

裴泰之方才纵马而来时，远远就看到那艘停在闸口受检的大船舷窗侧，有一碧衫少女被一名汉子用刀挟持，此刻听阮洪天一番话，立时又看过去。

见那被通缉的凶犯已藏身于舷窗侧，只露出半个头，那少女却是整个人被推到窗边，脖颈上紧架着柄明晃晃的匕首，虽然她白着一张脸，但眉目宛然，一眼便认了出来，正是数年前他在江州时见过的荣荫堂大小姐。

裴泰之略微踌躇，朝埠头缓缓而去，众官兵的目光都望过来，随他而动。

王校尉亦是注视着他从身前而过，目光落在他的背影，只等着他一声令下，随命而动，跟随了他数年，他对这位上司的判决力极是信服，尤其是此次捉拿钦犯的行动，更令他佩服不已。

三天前，当朝太傅宣正在下朝回府的途中遇刺身亡，刺客得手后立刻逃走。

消息传开，满朝皆惊，正德皇帝大为震怒，命裴泰之全力追捕凶手，他受命一路追踪，在这一带发现了刺客的行踪，带人围捕，不想这刺客异常凶悍，虽已受伤，却依旧突围跳河逃走。

他深为惶恐，向赶来的裴泰之负荆请罪后，便道要将功补过，带人继续沿着运河往南搜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
裴泰之却说，不但要在南下的河口设卡，连北上入京的方向也不可放过。

他当时虽不解，却也不敢多问，照他的吩咐办了，在这一带的南北向水路上都设了关卡，盘查来往船只，如今果真在北上的船中发现了刺客，此时才恍然大悟。

一般人只以为刺客若还活着，定是恨不得多长几条腿，速速逃离京城才好，哪里会想到反其道而行？他若不是遵照指令往北向的河道亦设置关卡，只怕如今逃犯将越追越远了。

“都给我走开，再靠近一步，老子先一刀割了她脖子再自尽！”那凶犯从舱房里看见裴泰之靠近，突然露出张脸，厉声大叫。

被他挟持的明瑜原本心中极是惶惑，但事已至此，反倒渐渐镇定下来，举目望着远处的裴泰之。

裴泰之终于停下脚步，站在距离大船十几步外的埠头上，望着舷窗中被扣为人质的阮家女孩。

这几年中他一直没有忘记，或者说，很难真正把她忽略，其实平日他也没怎么想起过她，但这一刻，与她再次四目相对，和这个女孩有关的几段往日记忆，却忽然像被唤醒一般地奔涌而出。

他第一次见到她，是在意园望山楼前的那一场离奇遭遇；第二次在瑜园，她现身引开了三皇子对杜若秋的注意力；而第三次，甚至到现在，他还记得那一夜在宝船上，她被火球射伤倒地，自己蹲下欲抱起她时，她看着自己时的那种凄迷目

光。

那一刻他甚至有过短暂的错觉，人若有前世来生，自己会不会就是与她有过未断纠葛的那一个？

她现在应该是很害怕的，他注意到她的一只手紧紧抓着窗棂，脸色白得看不到半分血色，但她看着自己的目光里，却寻不到乞怜之色。

“是谁指使你刺杀宣老大人的？”裴泰之喝问道。

“我自己与他有仇，与旁人无关，你再啰唆，我先刺死她！”

凶犯手上的刀刃一紧，明瑜感觉颈侧一阵刺痛，想来已是被割破了皮肤。

“裴大人、裴大人！”阮洪天看见一道殷红的血迹顺着刀刃，从明瑜颈侧的皮肤渗了出来，吓得肝胆俱裂。

裴泰之微微皱了眉头，活捉这个凶犯，对他而言极其重要，太子母家势力日渐式微，他本人又生性疏懒，正德皇帝私下时常评他毫无帝王魄力。

反观三皇子兆维钧，这几年随着年岁渐长，不但隐敛了年少时的锋芒，且把皇帝委派的各项事务办理得妥妥当当，加上他母家严家的势力如日中天，朝中已有不少大臣开始观望，甚至暗中揣测正德皇帝的心思。

唯有宣正老大人对太子大力保举，时常在正德皇帝面前赞他有宽厚悯人之心，因为宣正乃是两朝元老，还与裴泰之的外祖安在松一道，曾做过皇帝年少时的太傅，故而平日威信极高，连正德皇帝对他也是敬重有加，不想他竟会在市井中遭人刺杀身亡，实在不得不令人起疑。

若是旁人被这凶犯挟持，就算他不立刻命人围上去剿捕，也必定不会纵凶手离开，只是如今被挟持的却是阮家的这个女孩……

“今日老子要么活，要么死，绝不会落在你们这帮人手上，快给我让开，我要一匹快马！”

明瑜身侧的凶犯仿佛感觉到裴泰之的犹豫，一下兴奋起来，改用单手勒紧明瑜的脖颈，挥刀大叫。

“照他说的行事！”裴泰之沉吟片刻，终于对身边的王校尉道。

王校尉一怔，有些意外，却也不敢多言，应了一声，忙去备置。

阮洪天没想到裴泰之真要放了那凶徒，虽然女儿还在凶犯手上，总比当场血溅三尺要好，稳了下心神，忙朝凶犯大声道：“裴大人答应放你走，你不要伤害我女儿！”

“待我到了安全之地，我自会放她走！”

明瑜听见身后那人冷笑一声，仍是挟持着自己慢慢往舱房外离去。

埠头上，原先围着的众多官兵已是后退些，空地上停着一匹应凶犯所求的马，裴泰之就在十几步外负手而立，目光投了过来，脸色却沉沉如水。

“阿瑜，你莫怕，爹一定会救出你的！”阮洪天眼看女儿白着张脸，被那人挟持着一步步上船头，就要乘上那马匹离去，自己却是无能为力，眼中已是迸出些许泪光，哽咽着道。

“爹，女儿不怕，你莫要太担心……”明瑜不想父亲太过难过，朝他勉强笑了笑。

那凶犯打断了明瑜的话，冲着岸上的官兵吼了起来，“走开，都退到五十步外，一个也不许留！”

“大人？”王校尉试探着看向裴泰之。

“我既答应此刻放你走，断不会再拦你，你莫要伤了这位姑娘，至于往后如何，就看你再有无今日这样的运气了！”裴泰之看向那凶犯，朗声道。

凶犯一怔，见埠头边原本围着的官兵随着裴泰之的话，都慢慢退散开来，中间让出一条道，也不多话，推着明瑜往岸上去。

“裴大人，这等重犯如何能放他走！”远处忽然又来了一行七八骑人，急促的马蹄声中，有人出声阻拦。

阮洪天猛地回头已是认出来，那人竟是三皇子兆维钧，他高高坐于马上，发束金冠，锦袍玉带，一张俊美的面庞上犹挂着笑意，只是眉梢眼角却隐约似有寒光掠过，心中一震，已是叫苦不迭。

裴泰之看向兆维钧，淡淡道：“皇上任命我全权处理此事，我自有决断，真当办砸了差事，我自然会向皇上请罪求责。我倒是奇怪，三殿下何以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”

兆维钧翻身下马，朝裴泰之走去，才道：“宣正老大人遇刺身亡，消息传来我亦是十分悲恸，但我听说有人竟怀疑这件事乃是我暗中谋划，这等含冤莫辨之大罪名，我又岂敢担当？这才亲自向我父皇求了旨意，定要协助裴大人一道捉拿这凶犯，好为我自己洗刷这名声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明瑜便觉得身后那凶犯陡然又后退几步，背靠着舱壁而立，狂吼道：“谁敢上来，我立刻杀了她，更休想我活着落入你们的手！”

兆维钧的目光掠过脸色苍白的明瑜，微微眯了下眼睛，忽然朝她歉意地一笑，“阮姑娘，实在对不住了，皇命难为，我会叫我的人好生护住你的，你莫怕……”

裴泰之打断了他的话，冷笑道：“三殿下，我要的是活口，你此番特意过

来，只怕是为了逼迫他自戕吧？”

兆维钧看向他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为了私交放走朝廷要犯，我却是请命而来，我今日偏要抓他，谅你又能如何？”说着已是大步往前。

“锵”一声，裴泰之已是拔出腰间佩刀，拦在兆维钧的身前。

兆维钧脸色微变，停了下来，侧头看向他，“裴泰之，我晓得父皇对你不一样，但我却不信你有这胆子敢真的对我动刀！”

“三殿下，我只是不欲伤及无辜，更不欲搬一具尸体回去交差，你若不插手，我自然不会对你如何，叫你的人都让开一条路，放他们走！”

“裴泰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对我如此说话！”兆维钧脸色铁青，转头朝自己的人怒吼一声，“我亦有皇命在身，谁敢拦我？你们都给我上船去，抓住刺客！”

“谁敢上，格杀勿论！”裴泰之大喝一声，刀尖已是点在那冲向前的的人的喉头上。

明瑜万万没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场突变，眼见两方带来的人就要动手，忽然被勒住的脖颈处猛地收紧，听见身后那凶犯竟狂声怪笑起来，骇然回头，就见他双目圆睁，神情状若疯狂，单手举起匕首竟朝自己刺了下来，心中一下明白，晓得他大概是被追捕了数日，一根弦绷到最后，终于戛然而断。

这亡命之徒必定是觉得脱逃无望了，才要杀自己，再如他之前所言的那样自戕了断！

岸上的人都被这笑声所吸引，无数双眼睛齐齐投过来，裴泰之陡然变色，飞身扑过来想要阻拦，但他距离过远，怕是已来不及了。

“阿瑜——”阮洪天大叫出声，声音里满是撕心裂肺般的惊惧和痛楚。

明瑜挣扎了下，但身后那勒住她脖子的手力道之大，哪里是她能撼动的？

罢了，想不到这一世竟会这般死于非命……她暗暗低叹一声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

“咻——”

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尖锐的破空之声，她只觉得耳畔仿佛有风拂过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便听闻一记沉闷的响声，仿佛利箭钉入血肉发出的畅快之声。

她的脖颈一松，随即“当”一下，脚下的甲板上仿佛落了什么东西，那匕首利刃却迟迟没有刺入她的身体。

她睁开眼睛，回头见那凶犯执匕之手的手腕处竟被钉入一支羽箭，箭头穿刺过整只手腕，深深没至箭尾。